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歧路燈

### 第五回 慎選舉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詞漁金

話說朝廷喜詔貼於各署照壁，這些鑽刺貪緣的紳士，希圖保舉，不必細述。只說學中師爺多收了幾分曠外的厚禮；學中齋長與那能言的秀才，多赴些「春茗候光」的厚擾，這就其味無窮了。遲了些時，也有向學署透信的，也有商量遞呈的，卻也有引出清議談論的。以此，觀觀望望，耽耽擱擱，挨至次年正月，尚無舉動。這周東宿一日向陳喬齡說道：「喜詔上保舉賢良一事，是咱學校中事。即令寧缺勿濫，這開封是一省首府，祥符是開封首縣，卻是斷缺不得的。他們說的那幾個，看來不孚人望，將來卻怎的？」喬齡道：「爽利丁祭時，與秀才們商量。」東宿道：「寅兄居此已久，畢竟知道幾個端的行得，咱先自己商量個底本，到那日他們秉公保舉，也好承許他，方壓得眾口。只如前日，才有人說某某可以保舉，後來就有人說出他的幾樁陰私來，倒不好聽哩。寅兄，你到底想想，勿論貢、監、生員，咱先打算一番，也不負了皇上求賢的聖恩。」喬齡道：「這紳士中，也難得十全的。若十來年人人說好的，只有不幾個人。——等我想想。」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秀才中有個張維城，號兒類村，是個廩生，今年該出貢了。他平素修橋補路，惜老憐貧，那人是個好人。前日他不是還送咱兩本《陰鸞文注釋》？」

那個人再沒個人說他不好。」東宿道：「前日他送《陰鸞文》來時，我見了，果然滿面善氣，但未免人老了。寅兄你再想幾個。」喬齡又想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還有一個程希明，他的學問極好，做詩、做對子，人人都是央他的。他也揮金如土，人人都說是個有學問的好人。只是好貪杯酒兒，時常見他就有帶酒的意思。」東宿道：「如此說人是極好的，但好酒就不算全美了。」喬齡道：「東鄉有個秀才，叫林問禮，他本來有一隻眼紅紅的，他母親病歿，他就哭的把一隻眼哭瞎了。」東宿道：「這算是個孝子。但眇一目，如何陸見？待異日一定舉他孝行，叫他沐那賜帑建坊的皇恩罷。」喬齡道：「秀才中再沒有人人都誇的。」東宿道：「寅兄再想。」只見喬齡把手指屈了一回又一回，口中唧唧噥噥的打算，忽然說道：「忘了！忘了！這城東北黃河大堤邊，有個秀才，叫黃師勉。兄弟兩個，有一頃幾十畝地。他哥要與他分開，他不願意，他嫂子一定要分。他哥分了大堤內六十畝地，他分的也不知在那個莊子上——前日他們也對我說過，我忘了莊名。前五、六年頭裡，黃河往南一滾，把他哥的地都成了河身，他哥也氣的病死了。這黃師勉把他嫂子、兩個姪子，都承領過來養活，只像不曾分一般。前日我做生日時節，滿席上都說他這宗好處。這人極好的品格。」東宿歎口氣道：「如今世上，斷少不得的是這個錢。這黃師勉不論產業，撫養孀嫂孤姪，也就算人倫上極有座位的人了。但只有五六畝地，如何當得這個保舉哩？」喬齡道：「可也是哩。別的沒人了。」東宿道：「就我所見，前日譚忠弼席上，那個婁某像是個正經妥當人。」喬齡道：「不說起他來不惱人。他原是北門內一個莊農人家。他進了學，考了幾個一等，東鄉有個門生叫李瞻岱，就想請他教書。他偏自抬身分不肯去。李瞻岱來學中備了一份禮，央前任寅兄與我說：『二位老師，一言九鼎。』誰知婁某不肯去也罷了，他還推到他哥身上，說是他哥不叫他去。既不出門教書，如何又成了譚宅先生？所以前日在席上，我沒與他多言，寅兄你是不覺的。只是我是個忠厚老師就罷了。」東宿道：「或者婁某不願意與李瞻岱教書，或是別有隱情，寅兄也不必恁的怪他。這也不說。到底這聖旨保舉的事情，畢竟怎麼辦法？要上上負君，下下負知人之明才好。」

寅兄你再想想貢、監中人。」喬齡道：「監生們都是好與堂上來往的，學中也不大知道。若說貢生，這拔貢就是沈文焯、譚忠弼，一個府學、一個縣學。副榜貢生是孔述經，上科又新中了一個趙瑀。譚、孔是寅兄見過知道的。沈文焯也是個極好的人，他兒子沈檜，也進了學，才十七八歲，自己不能保養，弄出一身病來，送學時也沒到，過了十來天，就送來一張病故呈子。他如今思子念切，也難保舉他。趙瑀中副榜，才十八歲，聽說他門兒不出，整日讀書哩。太年輕，也去不的。」東宿道：「看來還是譚忠弼、孔述經罷。」喬齡道：「待祭祀時，看秀才們怎麼舉動，咱心裡只商量個底稿兒罷。」

且說過了些時，到了丁祭。五更時，荊堂尊，周、陳兩學師，汪典史，俱各早到。合學生員齊集，各分任職事。正獻、分獻已畢，周、陳同邀荊堂尊明倫堂一茶，荊堂尊道：「本當領二位先生的教，弟還想與眾年兄商量栽樹擋黃河飛沙壓地的事，不料西鄉里報了一宗相驗事體，回衙就要起身，改日領教罷。」送出櫺星門，荊公上轎而去。汪典史也一揖上馬隨的去了。

二位學師回到明倫堂，銀燭高燒，眾生員望上行禮，二老師並坐。這書辦單候點名散帖，將生員花名冊放在面前。東宿道：「且慢。」因向眾生員道：「今日年兄們俱在，有一宗關係重大最要緊事，商量商量。去年喜詔上單恩，有保舉賢良一條，正是學校中事體，如今延了多時，尚未舉動。昨日堂尊有手札催取，再也延遲不得。今日群賢畢集，正當『所言公則公言之』。」只見眾生員個個都笑容可掬，卻無一人答言。東宿又道：「開封為中州首府，祥符又是開封的附郭首邑，這是斷不能缺的。況且關係著合縣的體面，合學的光彩，年兄們也不妨各舉所知。」只見眾秀才們唧唧噥噥，喉中依稀有音；推推諉諉，口中吞吐無語。喬齡道：「喜詔初到時，到像有個光景，如何越遲越鬆。」原來秀才們性情，老實的到官場不管閒事；乖覺的到官場不肯多言；那些平素肯說話的，縱私談則排眾議而伸己見，論官事則躲自身而推他人，這也是不約而同之概。

且說秀才中程希明，見不是光景，遂上前打躬道：「這宗事，若教門生們議將來，只成築室道謀，不如二老師斷以己見。老師公正無私，人所共知，一言而決，誰能不服。」這周東宿是將來做黃堂的人，明決果斷，便立起身道：「我到任日淺，無論品行不能盡知，即面尚有許多未會的。但到任之後，這譚年兄忠弼的善行，竟是人人說項，所以前日與陳寅兄送匾獎美他。」

這一個可保舉得麼？還有孔年兄述經，他是我的同年，素行我知道，眾位年兄更是知道的。這一個也保舉得麼？」喬齡道：「他兩個家裡方便，也保舉得起。這也是很花錢的營生。」只見眾生員齊聲都道：「老師所見極確，就請一言而決。」東宿道：「還要眾年兄裁處。」程希明道：「若要門生們裁處，要到八月丁祭，才具回復哩。」東宿也笑了，因吩咐書辦道：「你先點明四個齋長，增生、附生學首。」那書辦點名道：「四齋長聽點：張維城，餘炳，鄭足法，程希明。」四齋長俱應道：「有。」書辦又道：「增首、附首聽點：增生蘇霽呀，附生惠民呀。」二人亦應道：「有。」東宿道：「六位年兄，我就把保舉賢良事體，托與你六位辦理。呈詞要『四六』事實清冊要有關體要話才好。」六位遵命。張類村便向五位道：「今日之事，乃是朝廷鴻恩，老師鈞命，目下便要辦理，若待後日約會，恐怕在城在鄉不齊，就請今日到舍下辦理。」喬齡笑道：「說得很是。我除了年兄們領的胙肉，還著門斗送豬腿、羊脖去，張年兄你好待客。這可不算我偏麼！」程嵩淑便道：「門生既然受胙，還思飲福。」喬齡道：「昨日備的祭酒，未必用清。我就叫門斗再帶一罐兒酒去。」程嵩淑道：「老師既賜以一罐之傳，門生們就心領神會。」東宿忍不住笑道：「舌鋒便利，自然筆鋒健銳。大約保舉公呈，是要領教的。」嵩淑道：「不敢！」說話時天已大明，日色東升，只得點名散帖。點到林問禮、黃師勉，東宿又極口獎美安慰了一番。

丁祭事完，張類村就邀五位到家去，辦理呈詞清冊。

卻說婁潛齋，本年仍坐了譚孝移的西席。這日明倫堂上親見商量保舉耘軒、孝移的話，喜的是正人居官，君子道長。回到碧草軒中，欲待要將這事兒告於孝移，又深知孝移恬淡性成，必然苦辭；辭又不准，反落個欲就故避舊套。欲待不告孝移說，這保舉文移，還得用錢打點，打點不到，便弄出申來駁去許多的可厭。又想到若不早行打點，孝移知道保舉信兒，必然不肯拿出銀子，有似行賄，反要駁壞這事。然行至而名不彰，又是朋友之恥。躊躇一番，忽然想起一個法兒。

到次日，叫蔡湘道：「你到前院叫王中，並請賬房閻相公同來，有話商量。但勿教你大爺知道。」蔡湘領諾。不多一時，王中從後門過來，閻相公從衙門過來。二人到了，潛齋引至廂房坐下，王中門旁站立。閻相公道：「前日來看先生，那日家去。」潛齋道：「適有小元失候。」王中道：「今日婁爺連小的也喚來，有何事商量？」潛齋道：「年前喜詔上有保舉賢良方正的皇恩，昨日祭祀時，二位老師與合學相公商量已定，要保舉你大爺與文昌巷孔爺兩個。就是商量這事。」王中道：「孔爺只怕保舉不成。」潛齋道：「怎的？」王中道：「前三日內，小的往孔宅，為鋪家商量刷印《文昌陰鸞文》。聽說老太太病重。」潛齋道：「天違人

願，竟至如此！你且說你大爺這件事，該怎樣辦理？」閻相公道：「這是恭喜的事，還有什麼攪手麼？」潛齋道：「攪手多著哩。你沒見前日送匾時節，若是別人就不知怎樣的喜歡榮耀；你看前日雖是擺席放賞，他面上不覺爽快。如今這宗事，上下申詳文移，是要錢打點的，若不打點，芝麻大一個破綻兒，文書就駁了。王中哩，你大爺他原不是惜費的人，但叫他出這宗銀子打點書辦，他那板直性情，萬不肯辦。」王中道：「我大爺是這樣性情。」潛齋道：「我如今請閻相公來，大家商量，預先打點明白，學裡文書申上去，只要順手推舟，毫不費力。你大爺想不應時，生米已成熟飯。」王中道：「這個好。但不知怎麼擺佈？師爺必有現成主意，說與小的，小的只照道兒描。」潛齋問閻相公道：「今賬房有銀子麼？」閻相公道：「有。昨晚山貨街緞鋪裡，送了房銀八十兩，還沒上賬哩。」潛齋道：「這筆賬就不必上。閻相公，你同王中先拆開五十兩，去衙門辦理。日後算賬時，開銷上一筆，就是我的主意。」閻相公道：「先生既然承當，就到臨時開銷。」潛齋道：「你兩個同去料理。」閻相公道：「我的口語不對，如何去得？」原來這閻相公名楷，是關中武功人，隨親戚下河南學做生意，先在寶興當舖裡寫票，後來有人薦他譚宅管賬。每年吃十二兩勞金，四季衣服。為人忠厚小心，與孝移極合。所以他說他的口語不對。王中道：「如今銀子是會說話的。有了銀子，陝西人說話，福建人也省得。」潛齋大笑道：「這事辦的成了。」閻相公也笑道：「端的怎個辦法？這文書是要過那幾道衙門？」潛齋屈指道：「學裡，堂上，開封本府，東司裡，學院裡，撫台，這各衙門禮房書辦，都要打點到。我也不知該費多少，總是五七十兩銀子，大約可以。你兩個見景生情。」王中道：「乾大事不惜小費。只是我大爺心裡不耐煩時，師爺只一言，我大爺就沒的說。」潛齋道：「自然如此。」二人起身往前賬房，拆開整封五十兩，又封成十數個一兩、二兩、三兩、五兩、十兩的小封。到次日，徑投祥符學署。見了書辦，說明原由，與了二兩一封。那書辦說：「呈子清冊未到。這宗好事，總是學裡光彩。不過呈子今晚到，明日早晨就到堂上。我自自在心，不勞牽掛。」又與了胡門斗一小封，門斗說：「程相公有了酒，才是慢事哩！這話是丁祭日說的，如今好幾天，還不見呈子。我如今去南馬道催張相公去。」

二人到縣衙，尋著禮房經承。背地裡與了人情，那書辦說：

「這是咱縣的一件很好事，我們也是有光的。只是學裡文書未到。文書到時，發了房，我們即速傳稿，加上稟帖，催出看語，連夜寫細，不過一天就到府太爺那邊。」及見了府裡禮房，背地過了人情。初猶嫌少，及至添鈔書辦心肝道兒，這府裡禮房與縣禮房話兒，如出一口。王中出了府衙，路上笑道：「閻相公，你的口語不對，他府縣兩房口語，怎恁的對，一字不錯！」

閻楷亦不覺大笑。

到了次日，二人徑投布政司來。走到上號房門邊站下，只見上號吏，身也不動，手也不抬，坦慢聲兒問道：「有什麼話說麼？」閻楷道：「是一角文書。」上號吏道：「幾日過來的？」

閻楷道：「還未申過來哩。是一角保舉賢良方正的文書。」上號吏就站起來道：「那縣呢？」閻楷道：「就是祥符。」上號吏道：「在城在鄉？」閻楷道：「蕭牆街譚鄉紳。」上號吏道：「你怎的是上邊人口語？」閻楷道：「我是那裡賬房裡相公。」上號吏聽說是保舉文書，早知道譚宅是個財主，來的又是管賬的相公，覺著很有些滋味兒，便笑道：「失迎！這不是凳子麼，二位請坐下說話。我問你，文書到府不曾？」閻楷道：

「還不曾到縣。俺們先來照應照應。」上號吏道：「這裡不住有老爺們來往，不便說話。我在相國寺後街住，門前有個五道將軍廟兒，你二位明日到那裡說話。——管茶的，送兩碗茶來，客吃。」說話間，只見一個人手中拿一個手本，說道：「汝寧鄧太爺到了。」上號吏道：「你們且躲一躲，明日我在家恭候。我所以說這裡不便說話。我姓錢，你們記著。」二人去了。

等到次日，徑來相國寺後街五道廟前尋這錢書辦。見一個擔水的，問道：「這那是錢老師家？」提水的道：「那廟東邊，門裡頭有個土地窯窩，便是。」二人徑進門來。只見錢書辦在院裡刷皮靴。一見二人，丟下刷子說道：「候的已久。」讓進房裡坐。只見客房是兩間舊草房兒，上邊裱糊頂棚，正面桌上伏侍著蕭、曹泥塑小像兒，滿屋裡都是舊文移、舊印結糊的。

東牆帖著一張畫，是《東方曼倩偷桃》。西牆掛著一條慶賀軸子。一張漆桌，四把竹椅。連王中一齊讓坐。叫拿茶來，一個小廝提了一壺滾水，這錢書辦取出個舊文袋來，傾出茶葉，泡了三盞碗懶茶，送與二位，自己取一碗奉陪。說道：「前日少敬。」閻楷道：「不敢。」錢書辦道：「昨日的話，我還知道不清白，煩仔細說一說。」閻楷道：「原是敝東譚鄉紳，名忠弼，本學保舉賢良方正。文書到司日，不知是那位老師承辦，我們先來懇過，有煩老師指引。」錢書辦想了一想道：「是禮科竇師傅管的。你們如何能見他？他們是三個月一班，進去了再不得出來。有話時，都是我們上號房傳文書、傳手本時帶信的。」

但是譚鄉紳這宗恭喜的事，不得輕薄了他，且是托人要托妥當。

前日睢州有宗候選文書，把裡頭分賞稍的歧差，文書就駁回去了。如今三四個月，還不見上來。」王中道：「怎麼駁了？」錢書辦道：「他們裡頭書辦是最當家的。搭個簽兒，說甘結某處與例不合，大老爺就依著他批駁。且莫說別的，就是處處合例，他只說這印結紙張粗糙，有一個字是洗寫挖補，咨不得部，也就駁了。你說這幾套印結，不是一道衙門的，卻又有鈐印騎壓紙縫。這翻手合手，盡少說也得一兩個月，才得上來的。只他們書辦也苦，領的工食，只夠文稿紙張，徒弟們的筆墨；上頭也有部費，院裡對房也有打點。難說宗宗文書，是有分賞的不成？所以遇見這恭喜的事，必要幾兩喜錢哩。」王中道：

「分賞也得多少呢？」錢書辦道：「別州縣尚沒有辦這宗事哩，大約比選官的少，比舉節孝的多，只怕得三十兩左右。若要有人包辦時，連大院裡，學院裡，都包攬了，仗著臉熟，門路正，各下裡都省些，也未見得。約摸著得五十兩開外。我看二位也老成的緊，怕走錯了門路，不說花費的多，怕有歧差。」這王中見他說的數目，與婁潛齋所說不甚相遠，又在外走動這幾日，怕家主知覺，遂起身道：「我竟一客不煩二主，就懇錢老師包辦何如？現今帶了三十兩，交與老師，如不夠時，老師自己備上，我異日只（貝青）個現成，再送二十兩來。」錢書辦道：「昨日在司裡，你們一說蕭牆街譚宅，那是前二十年，與先父相與的，所以我怕二位走錯了門路。今日邀在家裡，也不怕你們笑話，只是說不出包辦的話。你二位既是托我，我以實說，這大院裡寫本房還得五兩。我不是要落閣的。你問弟姓錢，名叫錢鵬，草號兒錢萬里，各衙門打聽，我從來是個實在辦事的人。」閻楷見日過午，怕東人賬房說話，遂把腰裡三十兩銀子取出，放在桌上，說：「這是三十兩足紋，不用稱。異日再送二十兩來。既說與敝東是世交，一總承了情罷。」錢鵬道：「說到與先父相與兩個字，倒叫我羞了。也罷，也罷，我代勞就是。」於是二人起身，錢鵬送至門口，還囑咐道：「公門中事，第一是要密言。」二人答道：「曉得。」一拱而別。後來，果然辦得水到渠成，刀過竹解。王中又送二十兩銀子，也不知錢萬里實在用了多少。正是：

能已沉痾稱藥聖，善通要路號錢神；

醫家還借岐黃力，十萬纏腰沒笨人。